



新刊官板批評正百將傳卷之七

東光 張預 公立甫集

東浙 趙光裕 克榮甫評

金陵 周日校 應賢甫刊

晉謝玄 燕慕容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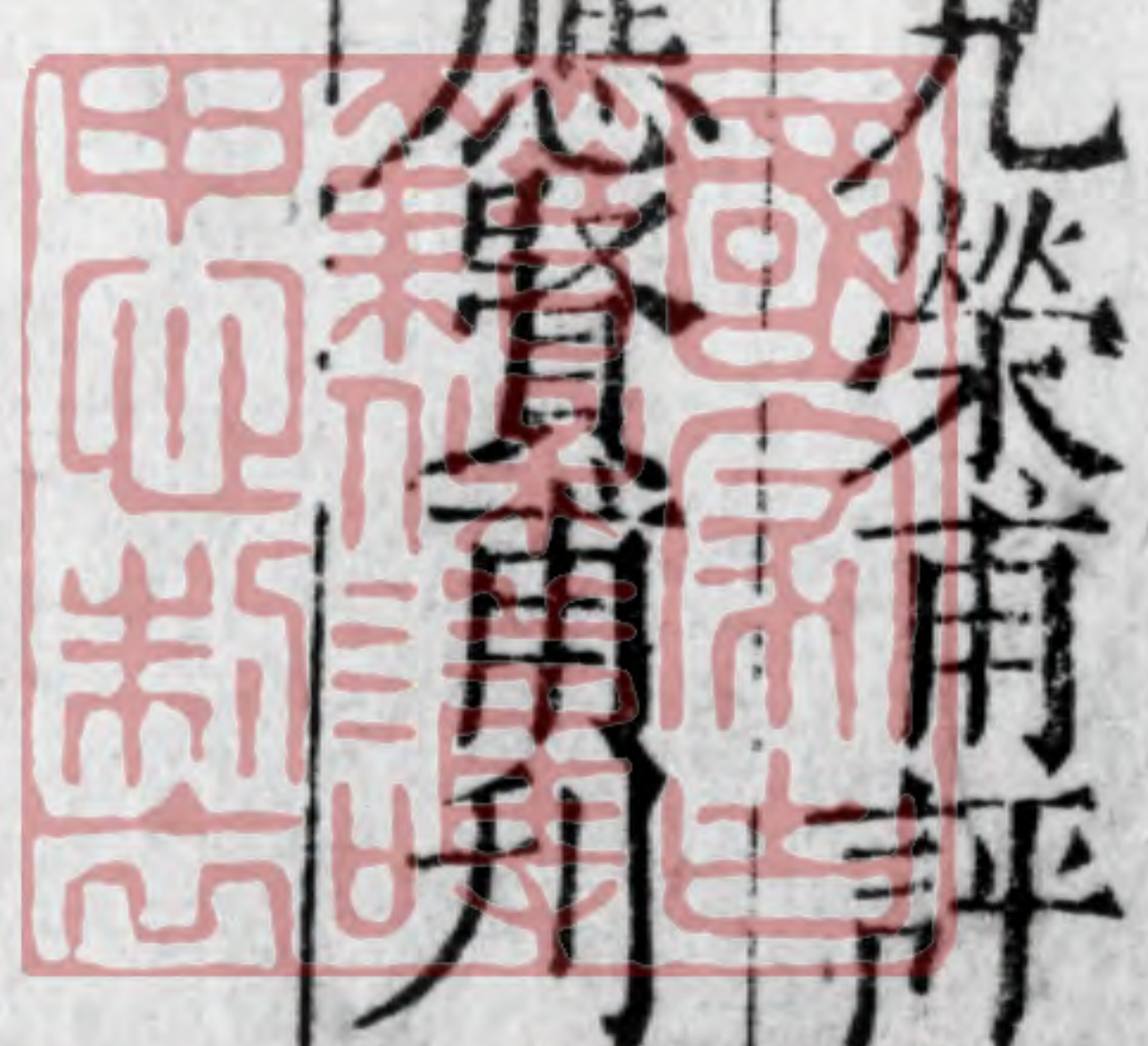
秦王猛 宋檀道濟

宋玉鎮惡 梁韋叡

梁王僧辨 陳吳明徹

魏崔浩 魏于謹

晉謝玄



按玄解彭城之圍捷淝水之戰真不負所舉矣而運米枋頭則過焉

游軍淮泗以為形援正是犄角之勢

謝玄字幼度少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及長有經國才畧屢辟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竝禮重之符堅強盛邊境被侵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舉中書郎郝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嘆之曰安違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於是召還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時符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冲禦之詔云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内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為形援襄陽既沒堅將

揚言向留城而彭城之圍自解是奪其所愛則聽也

彭超攻龍驤將軍戴逵於彭城玄率東莞太守高衡後軍將軍何謙次于泗口欲間遣使報逵令知救至其道無由小將田泓請行乃沒水潛行將趨城為賊所獲賊厚賂泓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既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遂遇害時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玄乃揚聲遣謙等向留城超聞之還保輜重謙馳進解彭城圍及符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係至先遣符融慕容暉張蚝符方等至頽口梁成王先等屯洛澗詔以玄為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

人皆知淝水之戰破秦軍而不知洛澗之戰尤已壯晉之氣奪秦之氣矣

揚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元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崩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生禽堅僞將梁佗王顯梁恢慕容屈氏等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符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君稍却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

利堅謂投鞭斷流有情衆輕敵之意故麾兵使却而遂致退不可止向使以百萬衆支分迭擾何反爲五千人所敗

軍令得過而我以鐵騎數十萬向水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却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渡淝水石軍拒張蚝小退玄琰仍進決戰淝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淝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饑凍死者十七八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固辭不受賜錢百萬絲千疋既而安奏符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桓石虔徑造渦桓經略舊都玄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

堰呂梁之水以利運漕此萬世之利

既許不降又饋不米玄亦過於厚矣

攻堅兗州刺史張崇於鄆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鄆城充州既平玄患水道險澁糧運艱難用督護聞人爽謀堰呂梁水樹柵立七埭為派擁二岸之流以利運漕自此公私利便又進伐青州故謂之青州派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符良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不告饑玄饋不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二魏皆降以充青司豫平加玄都督

徐充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卒官

孫子曰擇人而任之玄之使才各當其任又曰奪其所愛則聽玄向留城而解彭城之圍又曰亂而取之玄因符堅陣亂而決戰破之是也

晉慕容恪

按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故桓温曰慕容恪尚在所憂方大也

慕容恪字元恭皝之子也沉深有大度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傑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皝始器焉乃授之以兵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高句麗憚之不敢為寇皝將終謂雋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

自安以鎮人
情深得治變
之道

之及雋嗣位。彌加親任。累戰有大功。封太原王。雋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暉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為大耳。慕容根之就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於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雖執權政。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恪之圍洛陽也。秦中大震。符堅親將以備潼關。軍過乃定。恪為將。不尚威嚴。專以恩

尚恩信。不尚威嚴。務大畧。不務小令。此真得為將之

信御物。務於大畧。不以小令勞衆。軍士有犯法。密縱舍之。捕斬賊首。以令軍。管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暉親臨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薦士。板築猶可。而况國之懿藩乎。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國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有闕關之計。言終而死。

孫子曰。輔周則國必強。恪在中原。桓溫以謂所憂方大。又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恪之為將。專以恩信而不尚威嚴是也。

秦王猛

按猛大有經略之才。觀其

臨終願除羗
虜而不願置
晉之語亦可
樂見且軍令
嚴明師無私
犯真一代名
將

捫風談世事
是何等胸襟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菴爲業嘗負菴於洛陽有一人貴買其菴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老父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老父曰王公何緣拜乃十倍償菴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博學好兵書氣度雄遠隱華山懷佐世之志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苟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

此見猛之優
於治軍

此可富貴何爲遠乎猛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劫盜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既留鎮冀州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俄入爲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朕竒卿於甍見擬卿於臥龍卿亦異朕於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

此見猛之優於宰政。

以猛擬太公。雖非等倫。然亦可稱伯佐。若堅以文王自擬。則天淵矣。

臨終願除鮮卑羗虜。而不願置晉其計審矣。

按濟之伐魏。唱籌量沙。魏人謂有餘糧。而不敢追。乘輿出圍。魏人

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耻。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序。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堅從容常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嘗敕其太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

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寢疾。堅親臨省病。問以從事。猛曰。晉雖僻處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羗虜。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

宋檀道濟

孫子曰。知彼知己。猛諫符堅。不以晉為圖是也。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宋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

謂有伏兵而不敢逼亦可謂宋之長城矣。

是中原感悅歸者甚衆。文帝卽位，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畧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徐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畧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尅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

明籌量沙是不足而示之有餘也。

乘輿徐出外圍而魏軍不敢逼，此與孔明開門却掃而曹兵不敢近者相似。

莫有鬪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進。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氏之勳，道家所志，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

萬里長城一壞而宋不可保矣

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歿。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頽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魏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孫子曰。將軍可奪心。道濟謂悔悉臣身。果不戰而自潰。又曰。強弱形也。道濟唱籌量沙而却魏軍是也。

宋王鎮惡

汝鎮惡始而西討劉毅。則襲其所不知。既而比伐長安。則激士以死戰。善於兵者也。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爲鎮惡。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常。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上兗州。劉毅

鎮惡此舉分
明是韓信破
趙之故智

鎮惡軍上而

傳言劉藩來

上及後不見
藩而始知之

鎮惡已馳入

城矣因風縱

火毅其得免

謂為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

荆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三人對舸岸上立旗安

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鼓若後有大軍狀

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

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

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曰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

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

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烧

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

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

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弟中表親

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毅從大城東門

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

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武帝北伐與鎮惡

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

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

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並蒙抽擢今咸陽不尅誓不

濟江二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矣鎮惡入

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次潼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

穆之以鄧艾
輸鎮惡綽有
深意何鎮惡
不悟而反望
九錫遂不自
保惜天

前西討劉毅
請給百河湯
言上兗州既

而舍船步上
今燒船以襲
其戒後北伐
長安小艦游
渭而進既而
奪船登岸激
士卒以死戰
二事只一智
也

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食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唯且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貞鄉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邪。帝留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軍。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委以扞禦之任。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

武帝賴鎮惡
等成功而密
使相圖非也

又鎮惡為首。時論者深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

孫子曰。兵以詐立。鎮惡揚聲劉藩來上。而譎劉毅。又曰。歿地示之以不活。鎮惡棄衣糧而勵士卒。卒是也。

梁韋叡

按叡之敵魏也攻小峴城討平合肥援鍾離之圍厥功懋矣然乘板輿以出入執如意以麾軍有儒將之風

此段記其攻魏小峴城之事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為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驎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為江夏太守。天監二年。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

此段記其討合肥之事

此以水佐攻

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淝水。頃之。堰城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淝。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嗣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

此見行兵不在勇力

亦召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淝水堰立。使軍主王懷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歿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織扇。麾幢立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關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畧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

叡之勤政於此見之

畧曰。且願兩虎勿復私鬪。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旦。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為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

此段皆記其援昌義之於鍾離之事

急援鍾離之

王百奇專平本

卷之十一

十一

正下并

卷之十一

十一

仁壽堂

園

掘長塹立鹿
角截洲為城
正協景宗以
援昌義之也

經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多勸
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
猶恐其後而况緩乎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
韋叡卿鄉望宜善奉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
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立鹿
角截洲為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
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造洪騏驎
等齋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
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
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陣

以強弩射魏
人之騎

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
殺傷者眾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日元英自率
眾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
元英甚憚其強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
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
乃定魏軍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立柵數百步跨
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
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
之關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
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

以火燒斷魏
人之橋

此以火佐攻
增修形勝以
固守非示弱
也不若則避
之也

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身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以功進爵為侯。會司州刺史馬仙理自北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眾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眾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理。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叡雅有曠

度 綽有儒將風

世之度。涖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就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仿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

孫子曰。兵之情。主速。叡軍旬日而至邵陽。又曰。神乎神乎。至於無聲。叡比曉立營。而元英大驚。又曰。不若則能避之。叡謂為將當有怯時。又曰。視卒如愛子。叡營幕未立。不肯就舍。是也。

梁王僧辨

梁僧辨。字君才。學涉談博。尤明左氏春秋。雖射不穿。

按辨討劉躬於安城。破侯

景於郢州建

鄴敗陸納於

湘州大有討

賊之功惜其

馭下無法身

亦不保

此記其討安

城劉躬之事

此記其討侯

景之事

札而有凌雲之氣時有安城望族劉躬者田間得白
 蛆化為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躬以為神而禱之
 所請多驗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曹子郢討之
 使僧辨襲安城子郢既破其軍躬走安城僧辨禽之
 由是以勇畧稱侯景反浮江西寇軍次夏守僧辨為
 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於是沿
 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辨並沈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
 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翼日賊衆濟江輕騎
 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辨使答曰
 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辨百口在人掌握

大星墜營龍
 光入水此侯
 景敗亡之徵

豈得便降頃之景軍來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
 賊乃引退賊攻城不剋又為火艦燒柵風不便自焚
 而退有流星墜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城帥任
 紉又為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元帝以僧辨為
 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
 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
 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破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耀
 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
 仙等困感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辨偽許之子仙謂
 為信然浮舟將發僧辨命杜龕鼓譟奄至大破之擒

魚躍於前能飛實與於上此僧辨大勝之徵

子仙丁和等送江陵郢州既平僧辨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言云吾以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元帝加僧辨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辨頻表勸進並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襲南陸鵠頭等戍並剋之乃發鵠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辨再拜告天曰僧辨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便風息若鼎命中湍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汎安流有羣魚躍水飛空引道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夾艦行甚迅疾景自出戰

此下記其計湘州賊陸納之事

於石頭城北僧辨等大破之盧暉畧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辨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辨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辨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緣淮號叫翻思景焉元帝卽位授鎮衛將軍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為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歿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召僧辨就宜豐侯循南征為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為都督西

風雨忽作龍光映水此陸納敗亡之徵

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辟都督於僧辨。僧辨不受。故元帝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以爲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洪雅乘平肩大輿。繖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納等據車輪夾岸爲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銳。蒙衝闕艦。巨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之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衆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

僧辨因賊在營無備而攻之。則賊敗。賊知僧辨出視無備而攻之。則又爲僧辨所斬。此見行兵要得有能之將。

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並爲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大宰。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二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竝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辨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辨因其無備。親旗鼓以誡進止。羣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辨乃命多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吳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辨尚據胡牀。不爲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爲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內外駭懼。元帝

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武
陵敗績。僧辨後爲陳武帝所殺。

孫子曰。天地孰得。僧辨因賊有星墜龍去之異
而成功。又曰。法令執行。僧辨雖能滅賊而御下
無法。又曰。軍擾者將不重也。僧辨能據胡牀而
不動是也。

陳吳明徹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
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
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若數日

按徹之仕陳
始與齊將王
琳景和戰則
或乘其夜而
攻之或因其
不進而攻之

後與周將梁
士彥王軌戰
則或過清水
以灌其城或
决堰乘水力
以退已軍蓋
智將也而功
業不終惜夫

行孝而有感
兆之異

教粟而去侯
景之寇

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給已。及往如言。
秋而大獲。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
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
貴之兆。至時果有應。及侯景寇郡。明徹有粟麥三千
餘斛。而鄰里饑餓。乃自諸兄曰。今人不圖久。柰何不
與鄰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
焉。賴以存者甚衆。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
詣武帝。帝爲之降階執手。卽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
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狐虜遁甲。畧通其術。頗以
英雄自許。武帝亦甚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文帝

此記其與蘇相攻之事

乘夜攻王琳是出其不意

因齊景和頓兵不進而疾

攻以擒王琳是兵情主速

此記其與周相攻之事

即位以明徹為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討周
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
頊代明徹還朝宣帝初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
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
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欵進逼壽陽齊遣王琳
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
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遇淝水灌城城中苦
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
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
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

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
攻城中震恐一鼓而擒王琳等送建鄴景和懼而遁
走詔以為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遣謁者蕭淳就壽
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
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充詔明
徹北侵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
徹頻破之仍過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
於城下周遣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
口橫流立木以鐵鎖貫車輪過斷船路諸將聞之甚
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裴子烈曰君若決堰下

决堰乘水退
軍此亦一時
之權

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疾
駕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
明徹仍自决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
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
德郡公以憂遘疾卒

孫子曰上下同欲者勝明徹統內不和而文帝
遽令代之又曰出其不意明徹乘夜攻王琳又
曰兵之情主速明徹因敵結營不進一鼓而擒
之是也

魏崔浩

按浩始終謂
宋劉裕不可
擊謂赫連昌
蠕蠕薛永宗
可擊議論通
達而未嘗身
親戎事

浩論當假劉
裕西攻姚泓
之路而不可
拒擊

崔浩字伯深少好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
無不諳覽明元初拜學士祭酒晉將劉裕伐姚泓欲
泝河西上求假道詔羣臣議之咸曰函谷天險裕何
能西今揚言伐姚意或難測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
令西過帝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也今與歿子幼乘
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自入關勁躁之人不顧
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事
而我受敵矣蠕蠕內寇人食又乏發軍赴南則北寇
進擊若其救北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縱裕西
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得之

浩料劉裕必破姚泓

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今姚氏勝也亦不失救隣之名。縱裕得關中遙遠難守。彼不能守終為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闔兩虎而收長久之利。上策也。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帝遂從羣議。遣長孫嵩拒之。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帝恨不用浩言。問浩曰裕西伐已至潼關。卿觀事得濟否。浩曰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寔用。子泓又病。眾叛親離。乘其危亡。兵精將勇。克之必矣。帝曰裕已入關不能進不能退。我遣精騎南襲

劉裕不當襲擊而當待

浩論近世人

浩論宋劉裕新成不當乘

畔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親御六師。長孫嵩有經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帝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常有微疾。使浩奉策告宗廟。令太武為國副主。會聞宋武帝殂。帝欲取洛陽武牢滑臺。浩曰春秋晉士匄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為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不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

喪伐之但當待變而動

祭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且裕新歿黨與未離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帝銳意南伐語浩曰劉裕因姚興歿而滅其國裕歿我伐之何為不可遂遣奚斤等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先畧地斤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固守符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太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尅挫損軍勢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歛租穀滑臺武牢反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若或不然即為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

浩論南伐宜先畧地

浩論赫連昌

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太武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帝雖知其能不免羣議故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問焉浩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時議伐赫連昌羣臣皆以為難唯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越鈞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於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進帝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掠其都城大獲而還後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舒陣為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暝宦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

此下浩論蠕蠕之出擊

又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
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
止後以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
常也帝曰善分騎奮擊昌軍大潰議擊蠕蠕朝臣內
外盡不欲行唯浩贊成之赫連昌太史張深徐辯說
帝曰今年巳巳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
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讚深等
云深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
人事都不和協如何舉動帝意不決乃召浩與深等
辯之浩難深曰陽者德也陰者刑也故月蝕修刑夫

王者之用刑大則陳之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
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
之義也歲星襲月年饑人流應在他國太白行蒼龍
宿於天文為東不妨北伐深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
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
掩昴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
高車旄頭之衆也願陛下勿疑帝大悅謂公卿曰吾
意決矣亡國之臣不可與謀信哉或有尤浩曰吳賊
侵南舍之北伐師行千里其誰不知蠕蠕遠遁前無
所獲後有南侵之患此危道也浩曰今年不摧蠕蠕

則無以禦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北。彼北我南，彼征我息，其勢然矣。且蠕蠕恃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牧，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可一舉而滅，暫勞永逸，時不可失也。唯慮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如何止之？遂行及軍，到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於是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所虜獲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十餘萬，大軍既還，南軍卒不能動。如浩所料，太武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指

浩又論宋不可擊

浩以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纖冠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胃中所懷，乃踰於兵甲。朕始時雖有征討之志，而慮不自決，前後尅捷，皆此人導吾，今至此矣。俄而南藩諸將表，宋師欲犯河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因誅河北流人在界上者，絕其鄰導，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喪胆，常恐輕兵奄至，故揚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土下濕，夏月蒸暑，非行師之持，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

又論幽州以南精兵不可發

使能來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帝從浩議南鎮諸將表賊至而自陳兵少求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為備公卿議者僉然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以南精兵悉發大造舟船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宋族必舉國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此境後審知官軍有聲無實特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我守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浩又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

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馬墜落宿當斗牛憂在危亡三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宋新國是人事未周也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帝不能違眾乃從公卿議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琊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寇來遂疾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帝意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北土多積雪至冬

浩又論蠕蠕當擊

此浩論薛永
宗宜速擊

時常避寒南徙若其因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既與之遇則可擒獲帝以爲然乃分軍四道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帝西巡至東雍親臨汾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永宗出兵欲戰帝問浩曰今日可擊否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固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破若待明日恐見官軍盛大必夜遁走帝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渭北帝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

此浩論擊蓋
吳當從北道
勿從南道

里賊魁所在擊蛇之法當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動宜乘勝先擊吳令軍往一日便到吳平之後廻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尅帝悔之後人誣浩於帝帝怒誅浩

孫子曰乘其弊而起浩謂關兩虎而收長久之利又曰城有所不攻浩謂若攻小城必損軍勢又曰知天知地浩謂五星出東方利以西伐又曰禁祥去疑浩謂風道在人又曰攻其無備浩

請掩蠕蠕之不備。又曰：亂軍引勝，浩謂張虛聲而招實害。又曰：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浩以永宗未知帝來，請急擊之。又曰：其勢險，其節短，浩謂擊蛇之法，當先頭破是也。

魏于謹

按謹在魏征服蠕蠕招降西賊襲擊齊仲武以全其軍攻殺梁主禪而更其主蓋智勇兼全者而功名既立願保優閒

于謹字思恭，河南洛陽人。性沉深，有識量。畧窺經史，尤好孫子兵書。屏居閭里，未有進仕之志。或勸之者，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吾所以優游鄉邑，聊以卒歲耳。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引蠕蠕為援，大行臺僕射元纂討之，宿聞謹名，辟為

大其善處

領兵征服蠕

蠕

鎧曹從事。纂令謹率二千騎追蠕蠕，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駟，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陳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

以恩信招降西賊

謹乃得入塞。時魏末喪亂，羣盜蜂起，謹亦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鄙鐵勒酋長七列

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又隨

廣陽王元深討鮮于修禮，停軍中山。侍中元晏言於

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至親，受律專征，今乃盤桓

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知畧過人，為其謀主。風

塵之隙，恐非陛下純臣。靈太后詔於尚書省門外立

榜募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曰今女主臨
 朝取信讒佞苟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東
 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膽元深遂許之謹遂到榜
 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卽是矣有司以聞
 靈太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
 狀靈后意解捨之及賀拔岳被害太祖赴平涼謹乃
 言於太祖曰魏祚凌遲權臣擅命明公挾超世之資
 懷濟世之畧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
 衆望太祖曰何以言之對曰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
 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

勸太祖謀據
 關中

擊齊神武以
 全其軍

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之道羣兇若明公請
 都關石帝必喜而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
 以討暴亂桓文之業千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有敕
 追謹爲關內大都督謹因進都關中之策魏帝納之
 尋而齊神武逼洛陽謹從魏帝西遷從太祖攻邙山
 邙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路左齊神
 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
 軍亂以此大軍得全進位柱國大將軍初梁元帝平
 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
 兄子岳陽王譽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

因神武不虞
 而襲擊其後
 宋之尹繼倫
 類此

梁之宗室譽

叛附于魏魏
遣謹率兵攻
殺梁主繹而
立魯為王

揣蕭繹必用
下策就其處
已處人若性
民情論之周
悉無遺後果
如所言

遂結讐隙據襄陽來附乃請王師乃令謹率眾出討
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
沔席卷渡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人退保
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
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
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
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
患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
慮始皆戀邑居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
謹乃令中山王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

功名既立而
願保優閒與
願死邊事者
不同

津斷其走路梁人立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
謹悉眾圍之梁主屬遣兵出戰為謹所破旬有六日
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已下面縛
而降尋殺之立蕭譽為梁王振旅而旋太祖親至其
第宴語極歡謹自以久當權望隆位重功名既立願
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
意乃曰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以疾薨
謹有智謀善於事上名位雖重愈存謙挹每朝參往
來從者不過三兩騎而已朝廷凡有軍國之務多與
謹決之謹亦竭其智能功臣之中特見委信終始若

一人無間言

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謹令人乘已馬而誤敵之
追又曰佯北勿從謹偽降而破神武又曰策之
而知得失之計謹料蕭繹必出下策又曰內問
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謹因蕭答與梁主結隙而
聽其來附是也

